



隋史遺文

二

21
1544
9



1544
9

劔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隋主遠征影國

郡丞下禮賢豪

詞曰

上治無如恤衆貪功漫欲開邊一點雄心拴
不住遍地起戈鋌夢斷白狼月冷夢消玄
菟米堅遼水淒淒冤鬼哭謾說勒凌烟

右調烏夜啼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亂了

隋書

卷八 第三十六回



他的財。却又疲他的力。但土木之工。毒民還未至死。那兵革之事。兵管戰鬪。民管搬運。在戰場死的。斷頭刎頸。在道路死的。骨肉異鄉。孤人之兒。寡人之婦。說來。傷心。聞之。酸鼻。若是因四夷侵凌。中原盜發。不得已。而應之。還是沒奈何。却爲自己一點好大喜功的心。把中國的百姓。驅迫在窮海之邊。中國的錢糧。糜費在大漠之地。着甚來由。正是

安邊自合有長策。

何必流離中國人。

隋主既開通濟渠。元年八月。自顯仁宮啓行。至江

都。挽船力士。用八萬餘人。其挽龍舟。翔螭浮景。漾彩。四號船。叫做殿脚。共九千人。俱着錦袍。後邊改用女人。叫做殿脚女。內中見有絕色。如吳絳仙等。仍又選入舟中。還有平乘。青龍。各號裝載十二衛兵士的。數千隻。俱是兵士自挽。不用絳夫。前後舟船相接。二百餘里。兩岸俱附近州縣。差撥馬步軍士。擺圍旌旗蔽野。所經過地方。本州縣不能供給。凡是五百里內。都令協濟供應。每州搬送肉食果品。窮極水陸珍奇。少也不下百車。到二年三月。又

自江都至東京。到東京日。又是何稠制造儀衛。黃麾羽蓋共三萬六千仗。擺列二十餘里。天下鸞翎雀羽鶴髦鷲毛。無不採取。又徵召宋齊陳梁四代樂工子弟。凡民間善於音律伎樂者。大集東京。三年元旦。在芳華苑積翠池教閱。作百獸之戲。先是一個舍利獸來。跣躍激水。滿溢街上。然後鼉鼉龜鼉之類。布滿地中。又有吐霧鯨魚。負山神鰲。黃龍天矯。立竿走索。吐火吞刀。各樣戲劇。樂人數萬。皆定官給錦衣。戲時各有厚賞。四年。大召鷹師獵戶。

大獵。拔延山。洒血曝皮。山川百餘里。都赤。又于鞏縣地方造洛口倉。倉城週二十餘里。鑿窖三千。窖中俱可容米八千石。洛陽城北造回洛倉。周十餘里。穿窖八百。復議北巡長城。發軍百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入河。直通涿郡。更至汾州。築汾陽宮。又在榆谷修築長城。東幸西臨。南巡北狩。並無虛日。用車騎將軍長孫晟計。與突厥啓民可汗和親。尚以義成公主。三年正月啓民可汗來朝。四月北巡。可汗子拓特勒來朝。六月隋主幸榆林郡。啓民可汗

同義成公主來朝。隋主命置大帳。可坐數千餘人。宴啓民于榆林郡東。賜帛二十萬。八月制觀風行殿。上可容人數百。輪軸推轉。其行如飛。作行城。周二千步。上有樓櫓。直至啓民廬帳。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用吏部侍郎裴矩通西域。來朝者四十四國。五年六月西巡。高昌王等來朝于張掖郡。六年諸蕃酋長畢集闕下。盛陳百戲。戲場大五千步。執絲管一萬八千人。樂聞數十里。燈光香氣達于天地。樹上皆纏繒帛。胡人入酒肆醉飽。都不與要錢。以此誇耀胡人。總倚着天下一統物。阜民繁。這等奢侈。妄爲不知物也。有窮時。民也有零落時。錢財那得神運。鬼輸百姓。那得只生不死。正叫

天下盈虛象。

君心一念間。

君心一念奢。

民窮無半爰。

君心一念慘。

民命同草菅。

所以大人者。

格心功獨艱。

不是與。

就是巡游。天下騷擾已遍。却爲北則突厥。西則高昌各國。南則溪山酋長。俱來朝見。獨有

高麗不至。要發兵正罪。高麗國有二十四道。阻着三條大水。是遼水。鴨綠江。沮水。朝議要水陸並進。水路是由登萊入海。陸路是由涿郡出兵。先傳旨登萊。打造舡隻。水軍糧餉器械。起民夫車輛驛馬。搬至海口。涿郡起造行宮。陸軍糧餉器械。起民夫車輛馬驛解至涿郡。那打船的督併緊急。斧鑿之聲。日夜不息。這下工匠終日蹲在鹹水中。腰間都蛆虫身死。這些搬運的。派着器械火藥衣甲。還好。不過是沿途照管。不致失所便了。最苦

是車載糧米。州縣派定幾戶。出一隻牛車。裝米多少。少幾戶。出一輛驛車。裝米多少。還有人推的羊頭小車。俱限定米數。那管你有車。沒車。有牛馬。沒有牛馬。自行僱倩。到兌糧米時。只要足數。插和沙土。攪入糠粃。只顧自地方出門。那管該衙門上納。這于車戶。那個是富民。不過是貼催窮人。雖是都備行糧。途中遇有風雨。山險。耽延行糧不足。不免侵用些。又有自己偷盜。換鑄鑄茹茹燒吃的。也有照顧不來。被人偷去的。一到該倉。這些官吏斗級需

索常例憎嫌米色簸揚糠土那有一个是升合不
少。通完得來的。若是賣了。車賣了。牛馬完得來的。
已是絕好的了。這些完不來的。歸來不得。叫他做
甚營生。活嘴還有路上聞知。上納艱難。知道了不
事來。索性賣去。糧米車馬。逃去。却又沒張批迴。回
去家中追比。也不得安生。這番山東河南北。也不
成个世界。到處漸漸盜賊屯發了。只爲

閻閻不得生機。

且向崔苻覓活。

這廂隋主傳旨。召募江淮吳楚舟師漁戶。充水軍。

由登萊出海。用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海道大
總管。左武衛將軍周法尚爲副總管。管領。又抽調
河東河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淮南淮北精兵勇
士。又淮南弩手嶺南排鑊手各三萬。齊集涿郡。自
已駕龍舟由永濟渠到涿郡。居臨翔宮。時大集天
下兵。共有一百十三萬八千八百零。隋主分爲二
十四軍。用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右翊衛將軍薛世
雄。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右禦衛將軍張瑾。左武衛

將軍趙孝才。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升等。爲二十四總管軍。左右出二十四道。左十二道是

鏤方

長岑

滇海

蓋馬

建安

南蘇

遼東

玄菟

扶餘

朝繹

沃沮

樂浪

右十二道

黏蟬

含資

渾源

臨屯

候城

蹋頓

肅慎

碣石

東曉

帶方

襄平

提奚

隋主自于乾桑水上祭天。于臨鄭宮南祭地。于薊城北祭馬祖。賞犒軍士。分道向遼水進發。旌旗戈戟。照耀千有餘里。一面勅來護兒督領水軍同會平壤。這來總管奉了勅旨。自己想道。自登萊至平壤。一路都是海道。這用識海道。識水性的。不必言了。但上岸擊賊。須得是武勇絕倫的人纔好。如今招到水軍。或者是沒水拿篙。蕩漿扶舵。這都是長棹。就是兩船相向。隔着放些箭。拋些火器。磚石也

還支得。若短兵相接。不免脆弱。要緊是得一人充作先鋒。因想起秦瓊這人。他有萬夫不當之勇。用他作前部。萬無一失。就差了麾下。一個旗牌官。賁了一紙劄付。着他署鷹揚郎將。充前部先鋒。在登萊取齊。別的將官。調用動不動說。個如違軍法。從事來總管也。知秦瓊是個豪傑。他又養高自重。故此以禮貌待他。不以尋常相待。這官領了這張劄。星夜趕至濟州。先到舊居去問。道在村中住家。把馬跑得一身汗。問到一所庄上。但見

遶門榆柳影婆娑。

一徑陰陰鎖綠莎。

簾惹飛花渾不捲。

靜中時聽有吟哦。

這旗牌只道秦叔寶是個尋常。錫打壺瓶。武官平日。央分上討陞鑽。求討差。抓不着痒處。要起用的。做偌大一庄大事。進了庄。到了茅堂。大聲道。秦爺可在家麼。來元帥有公父在這裡。起用秦爺。此時叔寶也知道來總管出海消息。也只道與他相忘。不料又來取用。不得已。只得出來相見。兩下見了禮。旗牌道。奉海道大元帥來爺將令。賁有劄付。請

將軍爲前部先鋒。送過劄付。叔寶也不看也不接。道末甲因老母高年。身多疾病。故此隱居不仕。年來日事耕種。筋骸懈懶。武藝生疏。如何當得此任。旗牌道。老先生不必推辭。這職銜好些人謀不來的。莫說出海立功封妻蔭子。只如今到一到任。散一散行糧路費。也是一個小富貴。老先生不要辜負了來元帥美情。下官來意。叔寶道。實是親母身病不能征進。一邊排飯相待。席中又說起。叔寶道。非不感來元帥之恩。思量報效。實是不能去。抵死

送了二十兩銀子。與旗牌。又附一個手本謝。管道。自己母子皆病。彼此相依。不能離家。有辜德意。要旗牌轉致善言方便。旗牌見他堅執。只得相辭而去。

已結冥鴻志。

無勞致鶴書。

任教榮足戀。

吾自愛吾廬。

旗牌去了。秦母出來對叔寶道。適纔這差官來說。來總管要你做海道先鋒。這職事須不似搏盜與旗牌一般。怎麼不去。叔寶道。孩兒只爲母親年高。

海道險遠。此去歲月難期。所以辭了。秦母道。既辭了也罷。依我學成武藝。豈可埋沒村庄。就你這隱居。也是待時。不是無志功名時候到來。也不可蹉過。羅在旁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憑着哥一身武藝。怕甚麼功名立不來。你道海道險遠。怕耽延時日。未易成功。我想高麗小小一國。如今聞得是天子親征。雄兵百萬。怕不泰山壓卵。極是容易成功。極是回來得快。你道母親年高。正爲母親年高。正諫早建功業。博頂鳳冠霞帔。與母親風光一風光。不諛這樣畏縮。叔寶道。賢弟不是我畏縮。今日雖然是个天子臨邊。水陸並進。自古道。大國有征伐之師。小國亦有備禦之策。况大兵二百萬。口廢糧食幾何。倘他憑城阻水。堅壁清野。大兵前無所得。後面糧食不繼。不能持久。未見就是決勝之策。就是目今那百姓與軍士避役的。都嘯聚在河北山東地面。這禍畢竟就發青濟地方。難免震驚。此我所以不欲出去。倘使我一時出征。未回家中。又值亂離。母子兩地。實是牽係。士信道。哥

可說得儘有理。但小弟心中還是像母親說機會難乘。時光難再。正是

鏡裡髮不待。

髀中肉易生。

肯教羞鄧禹。

三十未成名。

這邊叔寶已爲家中搖惑也。動一點功名之心。那邊旗牌趕至登州。回覆來總管。來總管道。秦先鋒到了麼。旗牌繳上劄付。并叔寶稟帖道。秦瓊因母老患病。不能征進。有稟帖來。總管接上來看了道。你見秦先鋒來。果然有病麼。這旗牌因叔寶託了

他。也就回覆道。見來。臉上黃色似个有病的。來總管道。他面皮原是微黃。他總只爲得个母老。自古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他不負親。又豈肯負主。况且麾下急切沒一个似他的。叫旗牌我還差你去。務必要他來。旗牌道。老爺這廂却日與師了。旗牌此去。他又堅執不來。恐誤軍機。這不干旗牌事。先此稟明。或者老爺這廂再賞一个諭帖。說如再稽遲。定依軍法。他或者不敢抗違。來總管想一想。道。我有一个帖兒。你到濟州張郡丞處投下。促

他上路罷。這旗牌只得策馬。又向濟州來。先到郡丞衙。參見郡丞。這郡丞姓張名須陀。他義胆忠肝。文事武備。莫不俱全。又且愛民禮下。是當時一個豪傑。投下來總管書。却是要他敦迫秦瓊軍前聽用。張郡丞看了道。我聞得山東有一個秦叔寶。可是秦瓊麼。衙門裡有知道的。答應聲是張郡丞想道。凡人有些本領。不能微俸一官半職。苟且功名。他却不肯出仕。這人。惟有才還有品。我須自往見一見。看他就裡。就問秦叔寶家在那裡。旗牌道。離城十里之遙。張郡丞叫備馬。我自去見他。務必要他往征高麗。

馬蹄的的蹴殘花。

路轉深林徑欲斜。

指點從人休喝道。

不將聲勢擾民家。

到了庄前。叫從人通報張郡丞相訪。徑進草堂。叔寶因是本郡郡丞。不好見得。只推不在。張郡丞坐了一會。叫請老夫人相見。秦母只得出來。張郡丞定要以通家禮相見。再三推讓。分賓主坐了。張郡丞開言道。令郎原是將家之子。英雄了得。今國家

有事正宜建功立業。怎推託不往。秦母道。孩兒只
因老身景入桑榆。他又身多疾病。故此不能從征。
張郡丞笑道。夫人年雖高大。精神頗旺。不必戀戀。
若說疾病。大丈夫死當馬革裹尸。怎婉轉牀席在
兒女子手中。且夫人獨不能作王陵母乎。夫人分
付令郎。萬無不從。明日下官再來勸駕。吃了一盃
茶自去了。秦母對叔寶說。難爲張大人意思。這須
得去了。只願天祐早得功成。依然享夫妻子母之
樂。叔寶還有踟躕之意。羅士信道。高麗之事。以哥
哥才力。馬到成功。若家中門戶。嫂嫂自善支持。只
慮盜賊生發。士信本意隨哥哥前去。協力平遠。如
今不若留我在家。縱有毛賊。料不敢來侵犯。三人
計議已定。次早張郡丞坐了轎。旗牌騎了馬。竟來
庄上。把這些村庄上小兒婦女。引了許多都隨在
庄前。張望張郡丞。請叔寶公服相見。叔寶只得把
舊時大帽通袖穿了。與郡丞相見。旗牌送上劄付。
叔寶收了。張郡丞道。久仰兄大名。不曾識荆。不意
今日相遇。傳介子。班定遠。都是立功異域。唾手封

侯若以兄才埋沒敵敵殊是可惜。况目今大兵起行，直渡遼水，高麗必竟分兵據守，沿海兵備定然草弱。兄爲前驅，可釋遼水鴨江，勿攻。唯有沮水去平壤最近，乃高麗國都，兄長可乘其不備，縱兵直搗。若高麗知天兵已頓國都，必思內顧，首尾交擊。彈丸之國，可彈指下了。麗兵雖脆，然而多詐。兄長亦須防之。因取出兩封禮來，一封是送叔寶儘儀，一封是送秦老夫人救水之資。叔寶不敢拂他的意，收了。張郡丞起身，叔寶相送出庄門。張郡丞又執手道：海外易清，只恐中原多事，而山東尤甚，相與掃清，是下官之志也。期爲後會，莫便相忘。

英雄相見，每相憐。

攬袂相期共着鞭。

右挈左提清海宇。

莫將勛業讓前賢。

叔寶不勝感激，送了他上轎。在家中收拾了戰袍、盔甲、鉄鎗、金簡，將家中外事付與羅士信，內事付張氏。拜辭了母親。此時已生一子，叫名懷玉。囑付妻子好生看管，就與旗牌一同起行入城，又去辭謝張郡丞。二人直從登州取道而去。

馬帶別聲嘶柳外。

人啣征淚濕青衫。

兩人馬不停蹄。趲行至登州。進行營參謁來總管。來總管大喜。就撥部下精銳水兵二萬。青雀黃龍船各一百號。自總中軍。付總管周法尚督後軍。先。在行營犒賞了三軍。然後自己出海口。祭了海神。恰值西南風。先是秦叔寶戰船開出洋來。只見水接天浮。波連空碧。不風而怒。濤翻浪激。立萬丈雪山。不雨而雷。山裂沙崩。震千群鼙鼓。烟開島嶼出。點點鳧鷗。天霽日光搖。輝輝金碧。極目處無非烟靄。茫茫何處津涯。驚心時盡是洪瀾。不分南北。正是任教河伯還輸大。縱是馮夷也失驚。

各船以次出洋。舟檣如林。旗幟如錦。冲風破浪。耀武揚威。等閒把一個高麗。都不在目中。

旗翻幔海威先壯。

帆指平壤氣已吞。

總評

海道是一支奇兵。之烟海茫茫。何處備禦。烟汀沙渚。皆我進兵之路。濤生風順。皆我進兵之時。

以我之所長。攻彼之所短。况水陸並進。彼併兵于陸。則海口空虛。彼分兵相拒。則兵力單弱。海道不可不講也。偶拈出爲復遼之籌。

○千里餽糧。兵家所忌。驟馱車載。民力難堪。蓋自漢取朝鮮。已先有樓船之役矣。如以海道爲不足恃。而必欲關門進取。不幾舍易而就難乎。夫乘風直搗。我無所不攻。則敵無所不備。故取遼者。必以海道爲要着。從陸而有功者。以有海道之師牽制之也。鄧艾牽制姜維於沓。而鍾會乃得取陽平。意亦如此。

三十七回

秦叔寶智取涓水

來護兒大戰平壤

王師靖虜氛

橫海出將軍

赤幟連初日

黃麾映晚雲

鼓鼙雷怒起

舟楫浪驚分

指顧平玄菟

陰山好勒銘

兵凶戰危相殺也是一件險事。到了水戰更險。古來善用兵的。如項羽破釜沉舟。以破章邯。韓信背水斬陳餘。囊沙阻水破龍沮。周瑜赤壁火攻。走了

曹操關雲長樊城乘水滄了七軍。都是智勇成功。若在茫茫大海之中。這也極難措手。叔寶領了來。總管將令領兵作先鋒。先招習。熟知水道的。做了鄉導。凡海中有鐵板沙。明礁暗礁處。自登州起。如皇城廣鹿長山連雲各島。或是有木可樵。有泉可汲。或可備一面颶風。或是可備兩面颶風。并三面颶風的。俱一一畫。以備觀覽。趨避。又慮海中風水大。風猛浪高。打散船隻。分付把大船聯做兩個大方陣。中藏哨船。撥善水伶俐小軍。撐駕哨探。一出海先分發兩枝哨船。一支到遼東打探隋主進兵消息。一支在沿海打探高麗各處關津備禦。有無多寡。把大隊下碇。緩緩而行。以俟打探的行止。一去數日。先是打探本國的回報。三月十二日。聖駕已到遼水。高麗阻水安營。不得前進。聖上勅作浮橋。直抵東岸。不料橋短了丈餘。不能到岸。衆兵也有赴水去的。水低岸高。不能得上。被他殺傷。只有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老爺。虎賁錢士雄老爺。孟義老爺。都在橋上。飛身上岸。殺他兵馬數百。爭

奈後兵不繼。衆寡不敵。都皆戰死。到了二十。又接橋抵岸。兩下大戰。殺得麗兵大敗。尸橫遍野。遼水皆紅。如今現已圍住遼東城了。叔寶听了想道。大兵已渡遼河。我這邊不必進去協戰了。高麗既知我大兵入境。困住遼東城。畢竟發領國之兵來救。或分屯要害地方。國中定是空虛。不若乘虛直搗。擒其僞主。佔據平壤。這時腹心既潰。手足自解。遼東安市各城。可不戰而下。這便是莫大功勞。當日鄧艾入蜀。韓擒虎平陳。都是如此。只不知他海上

備禦嘗言道

取子須尋虎穴。

探珠要趁龍眠。

戰踏平麗國。

芳名永勒凌烟。

恰好打聽麗兵哨船回報。某等日間俱在近岸小島安歇。夜間分投上岸瞭望。沿海烟火。又扮做收買人參。客人潛入民家買囑。問他國中消息。說沿海是些零星哨馬。只有鴨綠江。浪水兩處海口。每處約有二三萬人馬。東西兩岸築有敵臺。水中橫有浮橋。守備極嚴。近日聞天兵已渡遼水。圍了遼

東有令着分兵在沿江把截。把守津渡處所。只不知還有多少人。叔寶又想鴨綠去平壤尚遠。浪水離平壤止有六十里。他料我兵沿海而行。必過鴨綠。方過浪水。不知我兵乘着西風。由海中行。竟可抄過鴨綠。江直向浪水海口。一得進口。可以掩襲平壤。一面閃報來總管道麗賊抗拒天兵。國中必虛。今卑職謹率本部自浪水進兵。出其不意。乞督大兵策應。仍移文駕前總管。他若回兵內救。卽乘機追殺。同會平壤經理已完。便駕帆乘風直進。不
一日早見一座大島。叔寶分付依島屯札。不要露形。再差人打听。這島叫做留烟島。離浪水一百餘里。海面南風半日可到。水口原是大對盧乙支文德帶兵三萬把守。因遼東圍急。調去兵二萬。又調乙支文德回國議事。如今守將是蓋牟。他兩岸敵臺。伏有強弓勁弩。浮橋上積有磚石火器。兵船未易進發。

高城與雲齊。

長橋若虹臥。

鳥鵲未能飛。

蛟龍不敢度。

叔寶听了一笑。叫左下總趙武近前附耳低言分付了。又叫右哨把總奇俊隊把總朱猛都近前悄悄分付。打點船隻器械行糧。次日恰值東南風緊。叔寶先下令三個把總小船先開。次後分付大船起碇扯蓬。向沮水征進。行不上半日。約有八九十里。遙望海口兩座敵臺。是兩點烟。戰船上桅子密下樹林一般。叔寶叫放銃。各船都準備弓上弦。鞞下鞞有點火磚火箭。鳥嘴噴筒接戰。風緊船大下方絕。船已到海口了。這蓋牟是朝鮮平壤道節制使。他倚仗說隋兵沿海而來。必先經遼河。鴨綠兩個水口。故此不甚隄防。及至听得銳响。探子來報。忙叫戰船出海拒敵。敵臺上人馬俱上臺防守。這時各船軍士也有睡覺的。也有出去營生的。听得天兵已到。軍令出戰。一船跑不出五七个人來。還又是頂盔着不及甲。着甲尋不着桿鎗。有了扶舵的。没人使槳。亂做一團。叔寶在前船叫放火箭。先從他那日晒雨打的箬篷上放去。可也是着油的乾柴相似。海口弄得通紅一片了。

烟連密霧起。

烟逐晚霞明。

公瑾謀偏勝。

曹瞞那得生。

此時隋兵已是大勝了。只是水口橫截住浮橋。兩邊敵臺上矢石如雨。也有火磚火器打下來。不能前進。却听得東西兩岸喊聲大舉。是趙武陳奇各帶領精兵五百名。在無人處上涯。來攻兩處敵臺。敵臺上軍士只向水口施放砲石。不期他乘虛砍門而入。驚得魂不附體。只辦得兩隻脚逃走。敵臺都不顧了。隋兵水陸俱已。有兵益。卒便死守浮橋。

也阻擋不住。却又見上流頭鼓角齊鳴。是朱猛搶了些民船。自上殺下。用利斧砍斷浮橋鐵索。叔寶大隊一湧而來。蓋牟見不是頭。只得跳上馬。帶了些親從殘兵。從陸路逃入平壤。叔寶已是得了他一個要害地方。分付鳴金收軍。三個把總并本部兵。各獻了功。約斬麗兵首級四千餘顆。奪獲船隻一百餘隻。燒毀二百餘隻。糧米一萬餘石。軍火器械。不計其數。叔寶着書記一一載入冊籍。以備軍中急缺。仍寫公文飛報來總管。乞他急來策應。以

決進止。這便是叔寶平遼第一功了。

殺氣徹雲深。

橫空結慘陰。

机謀奇扼抗。

小醜欲驚心。

當有左哨把總趙武稟道。自古云不入虎穴。難得虎子。仰仗將爺虎威妙筭。得了沮水海口。想麗國必定震驚。不如乘這破竹之勢。直取僞都。縛了高元一國自定。請將爺均旨。叔寶道。我初意也要如此。但兵法百里而趨蹶。上將今此地去平壤。尚有六十里之遙。我部下人少。輕兵掩襲。似須疾趨。倘

彼知覺。以逸待勞。不免前無所乘。後恐失據。縱使我潛軍而往。襲得彼國也。還恐兵無後繼。難以鎮定。彼國這還俟來元帥來計議。停了六七日。來總管。和周總管俱至。叔寶自出海口迎接。來總管相見大喜道。當日我只知先鋒勇冠三軍。不料你足智多謀。便是孫臏也不能過你。正是

劍當斷革方知利。

馬歷長途始見才。

叔寶將所得糧餉金帛軍器冊呈上。又設宴與兩位總管洗塵。次日來總管先犒賞叔寶部下有功

員役次犒賞部下隨行將士商議發兵征勦麗國。叔寶道平壤城高而堅麗人性狡而悍他前既失利如今必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且沮水與平壤相隔六十里鼓行而前彼得知之爲備若行掩襲竊恐道遠軍疲不若分爲三軍周總管據守水寨總管以大軍離平壤三十餘里結寨小將領輕騎更在前屯營不時在他城下耀兵斷他樵採汲水道路還又絕他糧運救援使他不敢出然後請聖上命一二大將督兵數十萬逢城勿攻直指平壤水陸並進勢成壓卵來總管道將軍之計固出萬全但我身爲大將手握強兵豈有見利不趨把大功讓與人幹之理况我當日與韓總管止得五百名兵馬攻破陳國朱雀門那在這區區小國叔寶道總管若決意要進兵總管大將還宜持重小將願領兵一萬前往攻城便了周總管道秦將軍言是來總管道二位疑我幹不得這場功來麼如今周總管可固守水寨我自率兵四萬前去務必踏破平壤擒僞主叔寶道還是小將去來總管道不勞

將軍若畢竟慮老夫有蹉跌。只用將軍帶五千兵。在中途札寨。以備緩急。若軍中再有阻撓退縮。煽惑軍心者。定行處斬。次日簡選了四萬精銳。用隨軍虎賁郎將武懋功爲先鋒。鷹揚郎將張義爲合後。分付三更造飯。四更起行人。啣枚馬摘鈴。也不發砲舉火。趁着星月起兵。

旗展星文動。

刀連月影明。

令嚴神鬼伏。

士伍寂無聲。

走至將及天明。來總管正待叫軍士喫些乾糧。棋炒以備打城。只見巡哨的來報。前面有兩個大寨。攔住路口。來總管道。乘他不備。快砍進去。果然部下將士。乘着銳氣。放倒鹿角。一齊殺入。這些麗兵。果然沒一個迎敵。倒拖刀鎗。擁着兩員番將。東西逃走了。只見滿寨金帛。這些軍士見了。懷裏摠腰間塞。都已得了一手。卻是武先鋒看了道。怎不乘勢搶城。却在此擄掠。拔刀在手。說有不上前在此擄掠者。斬。連砍了幾個。衆軍只得上前。殺到南門。日色大明。城門大啓。武先鋒大喜。拍馬當先。叫

軍士快隨我來。

旌旂亂掣海霞紅。殺透雄關第一重。

指顧燕然堪勒石。大標麟閣著奇功。

武先鋒當先殺入。來總管聽報武先鋒入城。催起後隊一齊進城。進得城。却沒兵來迎敵。衆軍士放心搶掠。也沒一個隊伍了。正搶時。却見一座城樓。武先鋒道。這定是高麗王城了。衆軍士可用心攻打。趕到城下。只見遶城是河。城門緊閉。吊橋高扯。却正是平壤城。恰纔進的。乃是座外遶城。武先鋒

與來總管計議。渡河攻城。只听得一聲砲響。城上矢石齊發。遶城四下。砲响如雷。高麗兵埋伏在人家寺宇內的。可有五七萬。都是生力之兵。團團圍殺來。來總管兵雖是精勇。但行走半夜。大戰一場。身子已是飢疲。况身邊各槍有金帛。行走不前。被麗兵砍殺。好似斬葱切菜。逃進巷道的。不知出路。都被麗兵擒拏。

紛紛熱血濕邊疆。慘慘征雲映日黃。

自是貪功成敗績。從今莫笑夜郎王。

此時來總管三停人馬已折了兩停只認原路殺出到得城邊城門已被闢板闢斷不能出去後邊麗兵發喊追來來總管沒極奈何叫縋城去罷一齊上城推去女牆縋下遺棄軍器堆得與城樓相似又有那扒賊不及的又被追兵砍去許多喜得三個將官無恙帶了殘敗兵馬往海口逃生一萬人馬倒有五千沒有器械的了還有許多着鎗被箭傷手折腳的

軍聲慘不威。

戰血滿征衣。

莫抱瘡痍恨。

猶勝未得歸。

衆兵脫得追兵巴不得一步趕到浪水還只慮肚中飢餓難以行走不料遠遠望着當先攻破的麗兵大寨如今却整整齊齊排列着許多人馬初時逃去這兩個將官一个是乙支文禮一个是蓋牟橫刀勒馬立在陣前來總管見了道可別有去路麼張合後道這是原來大路縱有別路也不認得武先鋒道衆軍士如今須在死裏逃生殺得這陣過可有命了如今有軍器的可殺上前去還是武

先鋒了得。發聲喊挺鎗直取乙支文禮。張合後挺着方天戟來戰。蓋牟來總管自持大刀要殺。條血路。若是勞逸不同。又是衆寡不敵。後面麗兵也趕城追來。聲勢正是緊急。却聽麗兵陣後喊聲大起。兵馬亂竄。風飄着一面紅旗。大書秦字。當先一員將官。素袍銀鎧。黃馬銀盔。舞着兩條金龍。來了。看見武懋功戰不下麗將。他便驟馬冲來。乙支文禮忙待舍武懋功來迎。叔寶已到。只一簡。把乙支文禮刀打落沙場。那武懋功又眼快。一鎗便從肩下搯去。文禮早墜下馬。叔寶又添上一簡。已斷送了性命。剩得个

馬帶征鞍嘶白日。鬼含冤恨泣黃昏。

主將旣沒。這一枝兵已就漫散了。叔寶對武懋功道。你保總管先行。我一發了了那將官來。帶着馬復冲到西首陣上。張合後已是駕格不住。只听一聲雷吼道。我來也。竟取蓋牟。蓋牟丟了。張義來戰叔寶。相持也有二十餘合。叔寶乘他刀法空處。右手一簡從面門打來。蓋牟閃得一闪。那左手簡又

從腰下打去。蓋牟畧沾得一沾簡稍兒。幾乎額下馬。虧得兒子蓋蘇文。捨來救了。也不敢恋戰。收兵逃遁去了。叔寶統着這支生力兵。把這攔截的。追趕的。殺一個盡絕。直趕殺至近城回軍。可也殺他大將一員。精兵二三萬。這是

善搏有馮婦。

於菟浪負嵎。

來總管原領精兵四萬。可也剩有五千餘人。真叫殺傷相當了。離海五七里。周總管又整兵來接應。來總管道。幾乎不得相見。虧了秦先鋒。周總管置酒壓驚。飛報叔寶。已殺敗麗兵。直追至此。

退兵急遽。示弱于人。已離城三十里。結營。

不報。

提來總管喜之不勝。道今日雖然失利。已曾破他兩寨。直薄都城。又得秦先鋒破軍殺將得失相當。表奏主上。功過可以相準。是日安歇了。次早叔寶單騎來營中問候。來總管甚加獎慰。道不用卿言。至有此敗。又得卿策應。使老夫得免鋒刃。不惟有功于國。抑且有德于我。只是我軍新敗。麗賊必行窺伺。奈何。叔寶道。虛者實之。如今總管只與周總

管在水次。休養兵士。寫表催大兵前來。小將一萬前于中道札寨。麗兵決不敢越。小將竟至水口。小將還將部下分作三軍。每日遣一軍在平寨城下耀兵。使他不敢出城一步。這不惟他不敢出來窺我。我還坐困他。待聖駕來時。合齊攻擊。來總管與周總管同聲應道。先鋒所見極高。就着叔寶統領所部中道札寨。叔寶就將趙武陳奇朱猛各領一軍。每日出哨近城村落。不許擄掠。俱勸諭他歸順。百姓都各送有牛酒犒軍。叔寶盡皆厚賞。且問他城中虛實。城外打柴汲水處。所都差兵巡哨。攪擾使他不得樵汲。此時叔寶雖未圍城。城中却被他禁得。出入都不自由了。

蕞爾已成籠檻勢。彈丸只用靴尖趨。

總評

兵家勝敗。轉乎呼吸。然大要不過知分數三字而已。知分數者何。未進兵則當審地利。擇向導。知敵將之能否。察敵國之計謀。將進兵則當察強弱。探虛實。度彼已。用我所長。攻彼所短。已進

兵則當堅死敵之志。破狡譎之謀。無徂小勝。無
怯小挫。無見小利而趨。以投机筭。無因難勝而
止。以敗老謀。如此回之勝敗。不過此數言而已。
來護兒名爲宿將。向遇陳國君臣。故能成功耳。
如叔寶纔是典王名將。其局段出手自不同也。

第三十八回

宇文述計報冤仇

來總管力援豪傑

人世飄飄泡影。一霎夕陽飛景。何事結冤仇。
到處藏機設筭。思省思省。莫把雄心狂逞。

右調如夢令

南宋時丞相史彌遠。在生弄權害人。死後一夕家
裏聞得叩門聲。道丞相爺回來。進門燈轎紛紜。升
堂兒子媳婦。都各相見。說些家事。臨去索紙筆題
詩一首道。

冥路茫茫萬里云。妻孥無復舊爲羣。

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這痴人死後纔明白。不知冤仇惟父母兄弟的斷。不可忘若在一身。不大關係。可以丟去。至于子侄。徐世勛因兒子敬業志氣非常。恐他後來破家滅族。屢屢用計殺他。不能卒。至身死家破。這等看起。來不肖子孫不自簡制。死于人手。若有取死之道。何必爲他報復。况不顧國家之事。妄害賢良。如何使得。且說叔寶旣屯兵平壤。來總管先上表報沮水之捷。奏叔寶是頭功。次後又奏兵入平壤。邏城。麗兵抵死大戰。殺傷相當。秦瓊復殺他大將一員。乙支文禮。但累戰以來。士氣稍疲。軍兵亦多物故。乞分大兵一支。鼓行前來。夾攻平壤。可以必取。隋主得奏大喜。賜勅褒諭。進來護兒爵國公秦瓊。鷹揚郎將。又將此表遍示大將。于仲文。宇文述道。來護兒他領水兵十餘萬。尚且破他平壤。邏城。殺他大將。我爲天子領兵一百三十餘萬。不能取他。一城都因各將欺我庸懦。不肯盡力。如今我分兵三

十萬令于仲文宇文述爲總帥各將荆元恒薛世
雄辛世雄張瑾趙孝才崔弘昇衛文昇爲左右翼
前後救應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撫慰大使分道並
出逢城勿攻俱在鴨綠江會齊直取平壤與來護
兒合力諸將俱各陛辭統兵前進

擁麾離帝座

仗鉞向遼州

誓令妖氛靖

功銘東海頭

大凡進兵以糧食爲主故兵未興先要預糧兵既
興就要運糧兵到敵人地方怕他剽掠我糧草又
要留兵護糧這是行兵要策當日隋主發兵每名
給糗三個月糧着他自行搬運一個兵要帶自己
隨身衣甲器械又要帶一石多米如何能帶得所
以兵士私下有糶與人的到路上肩挑不起有拋
下的管兵官知道下令道有遺棄米粟者斬衆軍
只得暗暗于地下埋藏只指望乘着兵勢一鼓攻
下平壤便可搶掠他米麥受用不然且在路上糶
些充飢不知這一路都是高麗地方他城鎮都閉
門堅守村落都逃走一空那裏去糶到得鴨綠江

地方軍中已紛紛缺糧了。正是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于仲文與宇文述先到。正計議待各路兵馬到。渡江只見東岸一彪人馬來。差人打探是高

來請降的。大對盧乙支文德。次日乙支文德渡江。請見于仲文。便請宇文述。劉士龍商量。宇文述道。自離遼左。爲日已久。聞得軍中漸已乏糧。難于進戰。不若且許其降。就着乙支文德自請主上軍前。請主上進止。于仲文道。正是主上原有密旨。如高

麗乙支文德來。可執送御前。如今押他自云面聖罷了。劉士龍道。將在軍令有所不受。今旣乏糧。若待乙支文德到御前。又轉麗國。時日擔延。必致軍士飢散。不若令他返國。取有降表。侍子諸軍便可退回。若執其使。高麗知乞降不准。畢竟死守。我軍飢疲。恐難決勝。于仲文道。右丞言之有理。分付整飾軍容。然後召他入見。乙支文德帶了幾個將士。來至隋營。果然齊整。

赤幟舉。炫晚朱霞。映着桃源春暮。黑旗揚。橫空

黑霧。連着松塢秋深。雪霽春湖拍岸來。縹縹白
旄縈帶。霜重秋林同野老。煌煌黃燄飛揚。旆
新青千里九疑橫。黛色戈搖新銳。一天孤月一
寒波。雄凜凜控弦按劍。士皆百戰熊羆。氣昂昂
嘯月嘶風。馬是千羣獬豸。

乙支文德進營參謁。當中坐下。是大將于仲文。字
文述。撫慰使劉士龍。其餘各總管。只有辛世雄。衛
文昇。尚未到。其餘王仁恭。薛世雄等一千。俱馬翅
坐下。乙支文德參拜了。道高麗國主得罪天朝。致

煩天討。今自知罪逆。特差陪臣文德。請軍前乞降。
願獻金人代罪。銀十萬。犒師。以後年年進貢。方物
朝賀如禮。望元帥開恩。于仲文道。高元作逆。自干
天誅。我等奉命討罪。不知其他。乙支文德叩頭道。
王者之待四夷。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國主向失藩
臣禮。致煩王師。今既歸忱。還祈天宥。于仲文。宇文
述。再三作腔不肯。又是劉士龍道。據爾高元悖逆。
自宜踏平爾國。但憐民人。橫被荼戮。若能面縛輿
覘。籍一國地圖。投獻軍前。我還勸二位元帥。暫且

止兵。乙支文德叩頭道。當卽歸國。同國主軍前面。懇隨卽獻上些禮物。是玄狐皮。名馬。人參。高麗硯。高麗刀。高麗紙。各位俱不收。設宴待了他。着他速備降表等項。君臣同至軍前。乙支文德又拜辭而去。恰似。

押虎初離窠

鞞鷹乍解絛

這乙支文德是麗國一個謀臣。當日設計在途中。札營使來總管。不得造飯。又詐敗引他入城。伏兵掩殺。又截他歸路。虧得秦叔寶救了。來總管反殺。

他兄弟乙支文禮。今日又來詐降。以覘虛實。又差人打听他糧運。并後來有無應援。早已知得備細了。這邊于仲文等且安息兵馬。以待來降。却值辛世雄衛文昇兩枝兵到。兩邊相見。說及受降。辛世雄道。自古受降如受敵。不可輕議。如今主帥听信文德。按兵不進。他真降罷了。若他詐降。以老我師。不惟失了勝筭。主上責我等逗遛。何以逃罪。衛文昇道。受降一節。還該着乙支文德到駕前取進止。軍中沒个專擅的理。這一說說得衆人面面相視。

宇文述怨暢道。我原說奉有密旨。道凡高元乙支
文德來。都執送駕前。原該拿送駕前發落。這次莫
說于仲文面上失色。連劉士龍口似膠粘的了。正
是

只因一着錯。

贏得滿盤空。

于仲文沉吟半餉道。如今也不難。只說還有未盡
事宜要講。哄他來拿住便了。差官渡江。乙支文德
道。如有甚話講。率性待俺同國主來面講罷。他自
拔寨去了。于仲文見了。甚是心慌。道。事已至此。大
兵可即日渡江。先追擒了乙支文德。然後直抵平
壤。以衆臨寡。事無不勝。衆官也有以糧少爲疑的。
拘他不過。是個主將。他自與宇文述先領兵渡江
去了。衆軍以次而渡。先是宇文述一軍來趕乙支
文德。兩個兒子宇文化及智及領兵一枝作先鋒。
是他追着了。乙支文德兩個舉着銳去趕上。只一
陣殺得乙支文德大敗。却不會拿得他。以後乙支
文德日夜走。宇文化及日夜追連。反而大兵也日
夜趕着就殺。當不他是熟路。不追時他又在前。

面。追。着。時。他。又。漫。散。走。了。一。連。撞。了。八。次。也。殺。了。他。八。次。這。番。離。平。壤。約。有。三。四。十。里。地。面。叫。曰。石。山。乙。支。文。德。就。不。怕。了。竟。屯。住。了。與。宇。文。化。及。兄弟。相。殺。戰。有。兩。個。時。辰。喜。得。兩。邊。都。是。走。的。力。乏。的。苦。苦。不。分。一。個。勝。負。

馬蹶征塵蕩

戈揮落日斜

尸將平白石

血盡洒黃沙

正。酣。開。時。只。所。得。一。片。鼓。响。林。子。內。捲。出。一。面。紅。旗。大。書。秦。字。從。麗。兵。中。開。橫。截。出。來。為。首。一。個。將。官。素。袍。銀。鎧。帶。着。銀。盔。殺。入。麗。兵。陣。中。使。兩。條。簡。似。兩。道。白。虹。東。敲。西。擊。麗。兵。紛。紛。向。山。谷。中。亂。竄。乙。支。文。德。忙。捨。宇。文。化。及。來。戰。戰。乏。的。人。如。何。敵。得。住。只。得。丟。下。金。盔。雜。在。小。軍。中。逃。命。叔。寶。却。得。了。他。金。盔。并。許。多。首。級。下。馬。與。宇。文。化。及。兄弟。各。通。了。姓。名。叔。寶。自。領。本。部。回。營。將。金。盔。首。級。在。來。總。管。軍。前。報。捷。正。是

雄才如霹靂

所向皆披靡

宇。文。化。及。兄。弟。也。在。那。邊。稱。讚。好。一。員。將。官。嘗。言

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正稱讚時。突出一員家將道。小爺。這正是咱家仇人哩。化及失驚道。怎是我家仇人。家將道。向年燈夜打死我家公子的。正是他。智及道。哦。正是。正是。打扮雖不同。容貌與前日畫下的一般。器械又是。這不消講了。化及道。他是李淵家人。怎又在此。怕不是他。家將道。小人看得千真萬真。不差。智及道。是他怕我們李淵處根尋故。逃在此。自古有錯拿沒錯放。這一定要開除了。兩人回營見了宇文述。說起這事。宇文述道。他如今在來總管名下。怎生害他。智及道。孩兒有一計。明日父親可發銀百兩。差官前去犒賞這廝部下。這廝必來謁謝。他前陣上奪有乙支交德金盃。父親只說素與夷通得。盃放賊將來立時斬首。比及來護兒知得。他與父親一殿之臣。何苦爲己死之人爭執。宇文述點頭道。這也有理。次日果然差下一個旗牌。賚銀百兩。前到叔寶營中。獎他協戰有功。叔寶是花紅銀八兩。其餘將此百兩充牛酒之費。令其自行買辦。正是。

酒中鳩羽人難覺。笑裏剛刀那得知。

差官到營中。叔寶即時將銀兩分散。宴勞差官。他心裏明知與宇文家有釁。却欺他未必得知也。原沒個賞而不謝的。但他只該待來總管同去。纔是。終是直漢。全不料理。到此。次日。着朱猛守寨。自與趙武、陳奇兩個把總。竟來宇文營中叩謝。此時隋兵都在白石山下結營。計議攻打平壤。叔寶因宇文述來犒賞。故先到宇文述營中。營門回報進。只見一個旗牌飛跑出來。道元帥軍令。秦先鋒不必戎服。冠帶相見。這是宇文述怕他戎裝相見。掛甲帶劍。不可近他。故傳此令。名說優禮。他却實有歹意。叔寶聞說。便去披掛。改作大帽曳撒。進見。走入帳前。上邊坐着宇文述。側邊站着他兩個兒子。下邊站許多將官。都是盔甲。叔寶與趙武等近前行。了一個參禮。呈上手本。宇文述動也不動。道。聞得一個會使雙簡的是秦瓊麼。叔寶答應一聲。是。只听得宇文述道。與我拿下。說得一聲。帳後捨出一千那縛手。將叔寶鷹拿燕抓的般捆下。

蟬咽高枝晚。

螿蟻暗裏隨。

無心逢有意。

何計脫災危。

秦叔寶雖是寡不敵衆。終是力大。衆人捆縛他。不定被他滿地滾去。繩索拚斷了幾次。口口聲聲道。我有何罪。我有何罪。趙把總便跪上去道。元帥在上。秦先鋒屢建奇功。來爺位重的人。不知有甚得罪。在元帥臺下。望乞寬恕。宇文述道。他久屯夷地。與夷交通。他前日但乙支文德金盔放他逃去。罪在不赦。趙武道。元帥若說通夷。秦先鋒此心天且

可表。至于金盔臨陣奪下。現送來爺處報功。若以疑似害一大將。恐失軍心。且凡事求看來爺體面。宇文智及道。不干你事。饒你死罪罷。又出去。帳下將校將這兩個把總一頓推出營來。那趙武心待回營。帶些精勇來法場槍殺。對陳奇道。你且在此看一下落。我去去就來。跳上馬如雲去了。這裡面秦叔寶大聲屈道。無故殺害忠良。滾來滾去。約有兩個時辰。拿他不定。惱得宇文智及道。亂刀砍了這廝罷。宇文述道。這須要明正典刑。擡出去砍罷。

軍政司寫了犯由牌。道通夷縱賊。違誤軍机者。斬犯人秦瓊。要扛他出營。莫想扛得動。俄延也是大半今日頭了。宇文化及見營中都是自家將校。秦瓊又不肯伏罪。他便道秦瓊。你是一個漢子。你記得仁壽四年燈夜的事麼。今日遇我父子。自難得活了。

俠氣當年貫斗牛。

都城熱血欲交流。

今朝一死何須惜。

自古冤家有聚頭。

秦叔寶听了。便跳起道。罷。當日我爲民除害。你今日要爲子復仇。我便還你這顆頭罷。只可惜親恩未報。高麗未平。去去隨你砍去。遂挺身大踏步走出營來。不料趙武飛馬要去營中調兵。心心念念。只恐緩不及事。行不二三里。恰是一彪軍。乃却是來周二總管。來會于宇各大將。趙武听是來總管。軍他打着馬趕進中軍。見了來總管。滾鞍下馬。道秦先鋒被宇文老爺騙去。要行殺害。求老爺速往解救。來總管听了道。這是甚緣故。你快先走引路。我來了。趙武跳上馬先行。來總管也不顧周總管。

撥馬後趕部下這些將士。一窩蜂都隨着趕來。巧
巧迎着叔寶大踏步出來。陳奇跟着趙武慌忙大
叫道。不得動手。來爺到了。說聲未絕。來總管馬到。
須臾來總管將官擺滿。來總管變了臉。道甚緣故。
要害我將官。叫手快與我放了。這便是。

網魚得遇西江水。籠鳥還從天際飛。

此時趙武與陳奇有了來總管作主。便忙與叔寶
解縛。宇文述部下見來總管發怒。不敢阻擋。便是
叔寶起初慷慨殺身。如今也不肯把與人殺了。來

總管道。急壞我先鋒。叫趙武撤我隨行精勇三百。
送先鋒回營。我自在此與他們講理。竟擺執事。直
進宇文述軍中。于仲文與眾將聞知來總管來。都
過營相會。周總管也到。一齊相見。宇文述知道叔
寶已被來總管放去。只得先開口遮飾說。老夫一
路來。聞說水兵前部頓兵平壤。私下與夷人交易。
老夫還不敢信。前日小兒追乙支文德。將次就擒。
又是貴先鋒得他金盃一頂。放去。老夫想得目今
大軍前來。營壘未定。倘或他通虜來劫寨。爲禍不

小所以只得設計。除此肘腋之患。只是軍事貴密。不曾達得總管。來總管笑道。宇文大人。你說秦瓊按兵不動。他曾破朝鮮幾陣。說他交通。有甚形迹。若說賣放。先有自鴨綠江賣放。他回的就是金盃。他現在報功。他並不曾得。大凡做官的一身精力。能有幾多。須尋得幾個賢才。一同出力。若是今日。要殺秦瓊。怕不叫做妬賢嫉能。你我各管一軍。就要殺我將官。怕不叫做侵官妄殺。宇文述要說出本心來。又怕他道公挾私仇。只得默默無言。于仲文衆人勸道。宇文大人。因一念過疑。却又不請教。得來大人。喜得不曾傷害。如今正要同心破賊之時。不要傷了和氣。周總管也來相勸。因置酒解和。當晚來總管與周總管自歸叔寶營中宿歇。這是。

片言生國士。

盃酒釋猜嫌。

叔寶出營迎接。拜謝來總管。與周總管兩個安慰叔寶一番。來總管又恐宇文述借題害叔寶。將武懋功代叔寶充先鋒。調叔寶海口屯札。這邊于仲

文宇文述。因糧餉不繼。乙支文德又詐寫降書與于字兩人。道元帥兵威。舉國震恐。國主已擬親身到遼東。隋主行在朝謁謝罪。但一時徵取獮軍進獻銀兩未齊。乞元帥退軍薩水。七月準期。君臣同來。這明是假話。衆人因是糧盡。將机就机。也不通。知來總管竟自撤兵。嘗言道歸心緊急。都也不顧交戰了。反被高麗各城鎮出兵邀截。追殺薩水渡河時。戰死了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只衛文昇部下軍馬不損一人。薛世雄王仁恭部下留得一半。其餘各軍十不存一。一日一夜。走四百五十里。逃至鴨綠江。這總出。

廟堂黷武原非策。

帷幄平夷更短才。

可惜中原豪傑士。

都成白骨委荒埃。

衆軍逃到遼東。隋主大怒。殺了劉士龍。囚了于仲文。宇文述等盡皆削職。只有衛文昇獨加陞賞。這時宇文述自救自己。也沒工夫。還有心來害秦瓊。直到後來。宇文化及在江都弑隋主時。把來總管全家殺害。這還爲爭秦瓊的原故。隋國陸兵旣退。

武先鋒忙報入中軍來來總管忙請周總管秦叔寶計議。叔寶道：「麗兵既追趕大軍，國中必虛。且欺我孤軍獨存，必不設備。不若秦瓊領本部兵前往攻擊，可以有功。來總管是傷弓之鳥了。道這不然。我朝陸兵既退，他得專意拒我。若遲延不退，進有強敵後面，他調鴨綠薩水遼河各處水兵來邀截。我却首尾受敵，還是全軍而還的。是周總管道：「先時有怕征的軍士，都逃在山東河北地方，畢竟爲益。如今又加各路潰兵，藏山嘯谷，聚黨成羣。主上要圖高麗，還恐山東河北不日有亂，我等還該圖兵內顧的。是叔寶說到山東不日有亂，便想起母來，也不敢違命。來總管卽下令把後軍作前軍。周總管居先，來總管居中，秦叔寶在後，乘着東北風揚帆開船。

舟隨日色來中國，帆逐雲行返故鄉。

自古全軍爲上策，何須一戰定擒王。

叔寶在後，他竟揚旗擂鼓，放砲開船。高麗曾經他殺敗兩次，也不敢來追。經過海口，麗兵見隋兵勢

大只願得保守地方。也不敢相犯。來總管一行人馬。竟安然無事。到了登州。一到叔寶。便向來總管辭任。來總管道。先鋒曾有泚水大功。已經奏聞。署職。郎將了。後又有斬乙支文禮之功。敘去未報。我如今回軍考選。定要首薦先鋒。不可遽去。叔寶道。小將原爲養親。無意功名。因元帥隆禮。故來報效。原不圖爵賞。况元帥提挈。越深。怕越增。宇文述之忌。且聞山東一帶。果然賊盜橫行。思家念頭。越切。望元帥天恩。來總管想了一會。難拂他的意思。竟置他充齊州折衝都尉。一來使他榮歸鄉井。二來使他得照管鄉里。行軍中取銀八十兩。折花紅羊酒獎賞。自己又私贈他銀三百兩。周總管也有贐送。又設宴與他餞行。武懋功。趙武。一千將官。都有餞贐。叔寶畧領其意。拜辭回家。昔人有兩句道得好。

去時兒女悲。

回來笳鼓競。

只是去久亂生。昔人還有二句怕。

昔歸相識少。

早已戰場多。

叔寶帶領親從。竟向齊州進發。來總管自在登州候旨進止。不題了。

總評

妻報子仇。便有通夷一說。然則從來以通夷見戮者。豈盡此類耶。妄謂真通夷者。斷不被禍。外交足以應手。重賂可以結援。其被禍者。大都敵國所忌。奸徒所憎耳。叔寶已蹈危機。輒幸獲免。所云後福方大非耶。

千里饋糧。兵家大忌。况玄菟萬里乎。千里遠征。自負衣甲器械。已非所堪。乃軍携三月糧。而責其自帶。則不必遇敵而已。坐困矣。失利而返。寧獨戢之罪也。今疲天下之物。以供閑運。而戰士盡鬻衣甲器械。不能得一飽。逆奴披猖。豈禦虜之無長策哉。

第三十九回

王薄倡衆亂山東 須陀一日破四賊

詩曰

白狼千里插旌旂 疲敝中原事遠夷

苦役無民耕草野 乘虛有盜起潢池

憑山猛類向隅虎 嘯澤凶同當路蛇

勒石燕山竟何似 却教百姓困流離

我朝陳眉公道勤王之師不可輕易恐他易聚而
難散必變爲盜賊蓋因如今的兵不似古時兵就

在農夫中間。都是招來的。遊手遊食之徒。不然。不是大豪傑。大忠義人。如何肯捨身家。萬里橫戈。所以遇着不善撫馭的。不會出兵。先是逃了。有大兵必有大役。這些搬運糧餉器械的民夫。當值不過的也。思躲避。這兩項人。逃躲到何處去。何處資生。不到爲盜賊不了。有了些人開端。又有一項略有智略才勇的。就思乘機。這亂就不可止也。這千人所謂。天下不足亂天下。有餘他當日原放在四方。你却聚他。一處。使他在隋帝只爲征遼。把江淮川陝。這千凶命之徒。都聚集在山東。河北地面。又加搬運糧餉器械。到登萊涿郡的人。夫交納不得。與回家不得的。初時逃軍。逃民都躲在山澤中。還怕人去搜捉他。到了日久。日聚得。多千百成群。他便不怕事。推出幾個了得的。做頭。便來邀截過往行商。以爲衣食。漸漸到行商知覺。不敢過往。不得不在鄉村。小試行道。這些府州縣官。知他是凶命之徒。若去擒拿。拿得倒罷了。拿不倒。激出事來。小則罷官。大則喪命。不若且挨過。丟開不

敢下手。在他胡行。所以附近窮民。見做强盜的。有
喫有用。没人惹他。也便入他伙。內勢自日大了。

小民非好亂。

守令自無良。

單騎誑群盜。

令我思張綱。

首先一個起事的。姓王名薄。本貫鄒平人。氏生得
長身白面。鳳目虬鬚。少年也讀些詩書。略識文理。
擁衆據住長白山。就山勢築了營壘。自稱為知世
郎。自撰一個叫做無向遼東浪死歌。

莫向遼東去。

迢迢去路長。

老親倚閭望。

少婦守空房。

有田不得耕。

有事誰相將。

一去不知何日返。

日上龍堆憶故鄉。

又

莫向遼東去。

從來行路難。

長河渡無舟。

高山接雲端。

清霜衣苦薄。

大雪骨欲剗。

日落寒山行不息。

陰水臥雨摧心肝。

又

莫向遼東去。

夷兵似虎豺。

長劍碎我身。

利鏃穿我腮。

性命只須臾。

節俠誰悲哀。

功成大將受上賞。

我獨何爲死蒿萊。

漢時楚歌吹散。這一個歌。却吹聚。不半年有衆數萬。他把濟北郡所轄

盧縣

范縣

陽穀

東阿

平陰

長清

濟北

壽張

肥城

這各縣分不分附郭遠方。剽掠一空。金帛糧米。

少婦女都搶入寨中。此後平原有個劉霸道。他家原是仕宦人家。住在豆子畝地面。前帶大河北臨大海。乃形勝地方。他爲人喜的是濟弱扶傾。散財結客。只因平原知縣。知他家事富厚。坐他出牛車五十輛。往遼東。詐了他二百金。不與全免。又送一個妾之兄。要他二百方除。霸道不聽。他就申呈上司。道他有誤軍機。要行處斬。劉霸道惱了。就作起反來。家中有的是銀米。所以招徠群盜。有衆十餘萬。聲言要拿知縣祭旗。知縣急了。出了角病重乞

賜回籍調理文書。把印交與縣丞自己與家眷逃去了。

無才定亂偏生亂。一煞貪婪起禍芽。

事急惟知逃一處。却教郡邑亂如麻。

大凡天下沒有一個起手作亂的便罷。有了幾個創始的自然日生出來。漳南有一個名喚竇建德。此人極有胆力。只爲他好友孫安世被僉點征遼。他爲家遭水漂不肯去。漳南知縣將他打了三十警衆。督他立時起程。孫安世一時怒起刺殺縣令。

逃在建德家中。後來緝捕得緊。建德助他些資糧。叫他招集百餘無賴少年。據住高雞泊地方劫掠。這孫安世原把建德做個恩主。時常廬送的了。又有鄆縣張金稱在河曲聚衆。蓆縣高士達在清河爲盜。向來都與竇建德交往。所以漳南知縣怕地。領兵圍住他家。將他父母妻子殺得一空。單只走了建德。在高士達處入夥。此後又有

孟讓在齊郡

郭方預在北海

郝孝德在平原

格謙在河間

稱燕王爲世寇所誅

孫宣雅在渤海

宋子賢在唐縣

桑門向海明

在扶風稱帝
改元白鳥為太僕揚文臣所破

李弘之

在扶風稱唐王

劉迦論

在延安自稱皇王建元大世
屈突通討平之

胡人劉萬王

在離石稱天子

王德仁

在汲郡林慮山

彭孝才

在東海

左孝友

在齊郡躡狗山

盧明月

在涿郡掠河南至淮
世克所誅
稱無上王為王

王須拔

在上谷稱漫天王

魏刁兒

在燕稱歷山飛

母端兒

在龍門為李淵所破

李子通

在東海起長白山

朱粲

在城父初稱可達寒賊後稱迦樓羅王

敬盤陀

在絳郡

孫華

在馮詡

趙萬海

在恒山寇高陽

翟讓

韋城人起瓦崗

操師乞 在鄴陽稱元 興王建元 隋豫章

林士弘 在鄴陽改治 書治御史劉子翊殺之稱

高開道 在勃海掠燕地

劉元進 起餘杭為王 世克敗死

朱燮 在吳郡稱天子 為王世克敗死

管崇 在晉陵為吐萬 緒所誅

杜伏威 章丘人

輔公祐 臨濟人

彭孝才 起東海為隋 董張所擒

徐國朗 在魯郡陷東平

梁師都 朔方鷹揚郎將 殺郡丞唐世宗反受突厥封為解事天子改元永隆

劉武周 馬邑人 殺太子王仁恭反受突厥封定

郭子和 蒲城人 殺榆林郡丞反受突厥封平楊

薛舉 汾陽人 劫金城令反稱西秦霸王

李軌 武威鷹揚司馬 反稱大梁王

翟甄兒 歷山飛別將 殺將軍潘長文

蕭鋒 羅川縣令 反稱梁王

這千也有原係隋朝官員。也有百姓卒伍。勢大的

擁衆可二三十萬。小的也有四五萬。五七萬。敗而復起。散而復聚。沒一塊地方沒賊。偏是山東最多。雖是齊郡丞張須陀。驍雄勇猛。當不得衆賊之衆。正是

洪流難把杯土塞。

大厦怎將一木支。

喜得叔寶聞知山東賊盜橫行。星夜回家。到了家中。參見母親與妻子。羅士信也出來接見。叔寶訴說在朝鮮立有大功。後邊宇文述。俠他相害。得來總管相救。原以功勅授鷹揚郎將。如今來總管蹀

多。母親村居。不免受驚。所以日夜掛懷。羅士信道。憑着兄弟本領。前日有幾個毛賊來劫掠。被我打得稀爛。張郡丞聞我名。幾次要我去做親隨。我念家中不敢輕去。秦叔寶道。與賢弟相別年餘。年纔十四。却如成人。我今與張郡丞職分文武。同以勦捕盜賊爲事。日下擇日到任。將家眷移入城中衙內。與張郡丞商議。與賢弟盡勦這干盜賊。同立功名。兩個同。

意氣同蘭蕙。

恩情似鵲鴿。

合謀憂國恤。

麟閣欲畫形。

次日入城拜了郡守。拜張郡丞。郡丞當叔寶不在家時。時來餽送他母親。問候叔寶俱謝了。坐間叙自己朝鮮戰功。叙來總管活他性命。周總管神干料事。知山東有亂。因問以郡丞忠勇。緣何使盜賊充斥。張郡丞嘆息道。朝廷把天下一千窮民游手。都招集到遼上。遼上不去的。都逃在山林為盜。初時這些縣官也不去。覺察後邊知道也。還蒙蔽直。到勢大。劫掠村坊。殺入放火。纔方申文。黨與成了。先調些縣尉武官。前往勦捕。未見賊望風先逃了。没人去敵得。下官只得親行。也曾大破他幾陣。斬幾個賊首。曾奈他彼此應援。散而復聚。况到目下。征遼回軍。前日來時。都行糧安家。如今回去。畧與犒賞。盤費不敷。俱逃入賊中。勢越張大。下官也不惜身命。以報國。但須得一二同心。庶不誤國事。叔寶道。秦葉荷郡丞國士之知。况同有守土之責。便當戮力同謀。上報知己。下救桑梓。張郡丞道。若得

足下如此。誓同掃清齊魯。拯救生民。

朝廷養士意何如。佩紫流黃大郡居。

飽食不除民困厄。也應清夜愧迂疎。

張郡丞當留叔寶在衙齋痛飲。叔寶擇日到了。鷹揚府任。將母妻搬入衙中。張郡丞知羅士信英勇。驟亮校尉。朝夕操練士卒。立意要剪除山東一帶地方寇盜。不住差人哨探賊人聲息。一月章丘縣令成仁申報長白山賊王薄結連平原賊郝孝德。孫宣雅。裴長才。連兵二十餘萬。首取章丘。懇乞救

援。張郡丞忙請叔寶計議。叔寶道。四賊雖云合勢。原非同心。彼衆雖云數十萬。亦是烏合。不過驅劫平民。以壯威。其中堪戰者少。破其前軍。則後軍自潰。破其一賊。則一賊自退。必不相救者也。况郡丞與小將部下練兵計二萬有餘。皆可以一當百。以此殺賊。無有不勝。張郡丞道。王薄這廝。累遭我殺。敗此賊。伎倆可知。就有孫郝群賊。亦是狐鼠。明日即同往勦除便了。

胸中有成笑。

眼底無全牛。

次日兩人定議。恐章丘守備單弱。令樊虎領兵四
千入城協守。但看賊營火起。分兵出城夾擊。簡下
老弱三千。着連明率領。在齊郡巡守。以防他盜。張
郡丞與秦叔寶各帶精兵五千。羅士信領兵三千。
作先鋒。唐萬仞領兵三千。作奇兵。臨時調用。樊虎
這四人原叔寶相與。在齊郡也笑。一個豪傑。故張
郡丞先時被他領兵。仍差人不特哨探。此時山東
亂極。只有賊兵。那有官兵。見張郡丞這支兵。不撈
掠。便道。僥倖遇着這千好強盜。那個辨是官兵。故
王薄等也不知道。將近章丘。哨探的回報。王薄在
章丘北門結寨。郝孝德在東門外結寨。每日往來
置酒。部下都散往他處村坊搶掠。還有孫宣雅。途
中訪有一富戶女子。生得標致。就彼成親。與裴長
才還未到。一到合齊攻城了。張郡丞笑道。這些酒
色之徒。其何能爲。

王者無淫心。

賢人無逸志。

縱饒霸業成。

安免烏江歎。

便欲率兵掩擊。叔寶道。賊兵犄角于前。孫宣雅復

以生兵在後。有鼎足之勢。我當三分擊之。使不相顧。唐都頭可將本部兵。扮作孫宣雅兵。直至王薄大營。郡丞輕兵隨後。俟其開營。迎接掩其不備。不煩血刃。郝孝德處。小將親往攻打。料必克勝。王薄兵敗。必投孫宣雅合勢。以圖大舉。羅賢弟可引本部生兵。伏于林中。俟王薄兵過。不可邀擊。悄悄隨其後。直薄孫宣雅營。彼爲亂軍所冲。畢竟步伍不整。且聞二賊兵潰。軍心惶惑。擊之自然必勝。各人分兵而去。這日王薄在營中。有酒方醒。外邊報孫

大王兵到。王薄道他新婚。肯起這樣早。叫開營門。自己梳洗迎接。梳洗方了。忽聽得一片報來。道不好了。不好了。孫大王兵一進營。便將我兵砍殺。如今看看殺進來了。王薄驚得目瞪口呆。不知甚緣。故虧得親隨將士。挾得上馬。兵已殺至帳前。王薄也不顧積下金帛子女。放馬逃生。部下將士措手不迭。被擒斬大半。城中樊虎又見寨中火起。分兵夾攻。十萬賊兵。真是霎時掃盡。那邊郝孝德因伏路小校。探有兵來。連忙舉兵相應。部下有四個力

十一個叫出海龍錢斌。一個叫嘯風虎蘇息。一個叫摩天鵬袁健。一個叫通臂猿索賢。各提器械來拒隋兵。恰撞着叔寶。四個上前一齊夾攻。把叔寶圍在垓心。叔寶獨戰四人。了無懼怯。戰不二十餘合。一箇先打斃了錢斌。索賢會閃時。已打傷了一臂。袁健蘇息俱各支架不過。各人逃命。郝孝德却在營中等捷音時。成縣令見北寨火焚。東寨軍兵擾亂。他也乘機殺人。兩下追殺。郝孝德也只顧得走向平原逃生。賊党被叔寶擒斬去十之七八。

靡靡衰草逢深雪

落落疎林遇疾風

叔寶見賊大潰。便傳令。凡賊人投降。并良民被擄者。俱不許混殺。營中金帛子女。俱着成知縣搬運進城。自己率兵與張郡丞相會。張郡丞道。二賊雖已敗走。孫宣雅處不知何如。怕羅士信少年不諳軍務。或至有失。叔寶道。不難。郡丞且進城安息。小將自去策應。言罷。仍舊上馬。向羅士信伏兵處進發。不期羅士信少年英勇之人。自是性急。在林子內坐地半日。正是心焦。只見外邊烟塵大起。無數

亂兵逃竄。要等他絕。又等一個時辰。不能殺絕。士信枝癢起來。對着這些軍士道。看着現鐘。不打去。鍊銅。我們且殺一個。燥一燥脾胃。衆軍士看見這些亂軍。沒有開志的。大家都依令發聲喊一齊殺出。可是半天中起一霹靂。驚得這些賊衆亂竄。羅士信軍馬切菜一般。砍去。約有五里遠近。早是孫宣雅大兵來到。這王薄被羅士信追趕得慌了。見前面有兵。只道又是伏兵。攔截。叫拚命殺去。果然這些賊人也昏的不分皂白亂殺。

相爭成禍時

益快漁人意

兩家正在夾戰。羅士信又領兵殺至。士信英雄無敵。橫鎗勒馬。直殺入軍中。王薄的兵腹背受敵。不消說得起大敗。連孫宣雅兵也在戰疲之時。也只擁得一個新夫人逃去。比及叔寶兵到。士信已是將賊殺得盡絕。尸橫遍野。叔寶見了。心下倒覺得慘然道。兄弟。我你爲將。還志在救人。不在殺人。以後不來迎敵。只逃竄的。也便放他些去。羅士信道。哥哥有所不知。我初出來的。不可不放。今辣手殺。

得。狠。人。聞。名。也。怕。自。然。再。不。敢。與。我。相。持。兩。人。合
兵。一。路。回。來。

日影連征旆。

風聲和凱歌。

將次章丘十里遠。聽得城南征塵一片。吶喊如雷。
却是賊帥裴長才領兵二萬。續到城下。張郡丞忙
點兵。要乘他營壘未定。殺他。不知軍士戰勝後。已
都疲敝。且多有喫酒睡覺的。一時未齊。張郡丞便
只帶得樊虎。唐萬仞。又是親丁兩個。五騎馬沖出
城。裴長才正打帳安營。聽得城中有人出戰。却只
得五騎馬。裴長才分付叫讓他進來。故意把兵一
逼。讓他殺入。然後四面圍住。這張郡丞全無懼怯。
但只是賊衆我寡。殺到東。他圍到東。沖到西。他一
齊圍到西。再不得出圍。四人各有重傷。張郡丞身
上也中了三鎗八箭。

兵圍淮水幾重重。安得蒼天借大風。

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正在圍急。秦叔寶兵到。見是賊兵。又見中央圍困
重重。知有隋將被圍。他與羅士信。便當先殺入。一

條第二根簡殺開血路。便有丈餘部下兵又一湧。隨後這裴長才二萬人馬當得甚砍殺到圍中。却是張郡丞郡丞見了叔寶到大喜道。秦將軍我與你了了這些賊回去無不拚命死戰。裴長才這支兵可也十不存五。比及成縣令點兵出來接應時。裴長才已是散去了。這一日叔寶與張郡丞自早至晚計敗四個賊將二十餘萬賊兵。保全章丘。得他金帛器械不計其數。奪回男女萬餘。從此山東盜賊聽得提起張須陀秦叔寶莫不愁眉的了。

軍中有頗收。

聞者盡心寒。

昔之亂賊似今之流賊。以才相角。勝敗未知。加之智謀。未有不克。破其一。衆自胆落。張郡丞羅士信恃勇。叔寶謀勇皆具。模擬俱實。其人。

十回

寡敵眾維水成功 客作主祝阿奏捷

詩曰

賊盜何能為 撫馭笑無術

脂膏日腹剝 坐使民心失

荏苒忽生亂 惕息不敢詰

孰作穎川守 一借盜皆謚

撫安即令長 攻伐即將率

恩威兩兼著 豈徒守法律

卷八 第四十回

賊盜有何難制。當日漢時也是山東渤海多盜。漢明帝命龔遂爲守治他。召見時龔遂年紀七十餘。矮小容貌不揚。明帝心疑他不能駕馭。及至他到渤海。出示道。帶刀劍的是賊盜。荷犁鋤的是良民。令行禁止。賊盜皆息。又有一個虞詡。他作朝歌令。設三科募人。把市井一千殺人傷人偷盜游手游食都收來爲我。用又募窮民入賊巢做裁衣人。把賊腋。下都縫絲線。賊有入城的都被拿下。這是文官平盜的。若武官平日訓練有方。自己足智多謀。這些烏合之衆。破之極易。張郡丞在城中安息。叔寶在城外安營。賞犒士卒。正待回軍。只見連明差人來報。賊首郭方預結連衆賊。攻打北海齊郡。兵少不能救應。伏乞回兵速援。張郡丞傳令速行。班師前往北海。叔寶道。北海城小。守備單弱。全軍往救。恐有不及。不若小將先簡精兵萬人前行。張郡丞道。豈有獨勞將軍之理。如今先點精兵一萬。我與將軍羅先鋒前行。其餘樊唐兩校尉。點領慢來。罷三人。羅士信居前。秦叔寶居中。張須陀在後。望

北海而來。行不上兩日。探馬報。北海已被賊人打破。縣令鮮于樂全家被殺。縣中倉庫城中金帛子女盡被擄掠。目今已離北海。在濰水安營。張郡丞道。果如秦將軍所料。勢不能及。但此賊既破北海。志得意滿。部下俱有所掠。畢竟兢漁酒色。我此行雖不能救北海。若能破此賊。猶可救全被擄百姓。就催軍竟向濰水堵殺方預。

不惜一身擐甲冑。

坐教萬姓脫羈囚。

將至濰水。叔寶進見。道今日意氣固是賊驕我。

但我兵星夜而來。似乎彼逸我勞。不若結營于此。

明日進戰。當下張郡丞居中。秦叔寶居左。羅士信居右。都結了營。仍嚴加防範。以備劫營。這邊郭方預知道信息。忙召部下計議。一個管軍司馬展勇道。張須陀英雄蓋世。又有了一個秦叔寶。如虎添翼。難與爭鋒。不若阻水結營。與他持久。他若渡水。我乘他半渡。擊之。可以必勝。正說時。記室參軍居學古。忙道。將軍在上。阻水雖可持久。但我所屯地方。四面都是隋家城邑。若與須陀持久。他移文登

莽。涿郡四處合殺。豈不四面受敵。以下官言之。還須決一死戰。只是目今部下將士。都有所掠。全無關心。古來有個置之死地後生方法。可着展司馬領兵數萬。背水而陣。這法。韓信也曾行來。郭方預道。這法。若是韓信用來。贏我也。可用來贏人。可明日渡河。不得有違。這展司馬沒奈何。只得次早渡水列陣。以待隋兵。

借籌浪擬張良計。背水來陳韓信軍。

笑殺葫蘆依樣畫。誰知生灰片時分。

哨馬報入中軍道。賊軍于五鼓渡河。不知何故此。時張郡丞三人部下。因本日要出戰。已于五更埋鍋造飯。鐘鳴時喫飯已完。張郡丞道。他要學個背水而戰。我且疾行乘其半渡。掩他分付三部。即時進發。俱用馬軍在前。步軍在後。羅士信是先鋒。得令忙跳上馬。一轡頭趕到水口。天色微明。只見賊渡河已及萬人。一個將軍。鐵面短鬚。錦袍銀盔。騎着一匹五花馬。橫着一柄大捍刀。四五百長鎗大刀將士簇擁。立在河口。指揮各賊渡河擺陣。這正

是管兵司馬展勇。不料羅士信一騎先到。道好一個賣頭的將官。拍一拍馬。喊一聲。賊子休走。羅爺來取你首級了。展勇聽了。不知這一聲是那裡响。這個人自那裡來。忙叫衆將士迎敵。士信這條鎗。神出鬼沒。連挑十來個人。已到展勇面前。展勇忙把刀架時。吃了一嚇。刀已失了。如何能敵。要得沿河。縮去。早被士信一鎗點着。墮下馬來。士信急跳下馬。割了首級。將來向空中一撩。有四五丈高。把鎗去承首級。却糊在鎗上。仍跳上馬。從賊陣邊跑來。這千賊也有已列成陣的。也有將列陣的。也有已渡河的。未渡河的。也有隔岸的都呆着。兩隻眼看連郭方預與居學古。都坐在馬上。臨着河看這邊。張郡丞秦叔寶兵馬已到。分付長鎗馬軍先沖過去。這一冲。馬軍似潮一般湧來。三路去。一趕把賊兵都趕入水。郭方預見不是頭。叫居參軍走罷。居參軍道。將軍先行。下官還有處。郭方預自帶些兵馬逃生。居參軍回入營去。羅士信與叔寶叫衆兵將尸首拋入河內。積成浮橋。就從這尸上率兵。

渡河而過便了。

水赤商人血。

波漂驚令鞅。

誰知故園處。

少婦日相思。

二個將官首先殺入營來。只見居叅軍率領些賊衆。自己回轉在營門口投降。側邊一個人捧冊籍一個牽羊羅士信看了道。作這鳥樣便要將鎗去挑他。叔寶道。殺降不武。留這迂物罷。叫手下解了縛。待張郡丞進營。叫他冠帶相見。謙了半日。纔冠帶進營。道署記室叅軍居學古叅謁老大人。問起却是個江南老儒。原作征遠。紀因本官死在鴨綠江。不得歸家。就此落草。郭方預自己是個粗人。見他會些文談兒。就用他做叅軍。張郡丞又道。腐的人必老實。叫他權北海尉。同叔寶去經理北海。自己先回蹲狗山。征討賊首左孝友。正是。

憂國心如檣。

驅馳敢憚勞。

叔寶同居學古。進到北海。叔寶權住縣衙。將縣令全家尸骸盡皆棺斂。致祭。差人發還。找尋管倉庫書吏。取先時倉庫冊籍。將奪下金銀抵足。出示被

殺人家。俱行開報。逃亾人戶。俱各復業。俱各酌量賑恤。給與粟帛。被擄人民。俱給寧家。着居縣尉遵行。這居縣尉甚是小心。每日送供給。極甚豐盛。住了兩日。秦叔寶要行。這居縣尉苦苦定要作餞。置酒在縣衙。金花彩段折席。且是好看。叔寶見了。分付這都不消。盡行撤去。居縣尉來送坐。叔寶再三謙讓。叔寶下坐。居縣尉側坐。叔寶酒間問道。前日這些被擄的人民。俱各散還了麼。居縣尉打一個大躬道。是還有幾個沒歸着的。還要將軍處置。叔

寶道。人民俱已賑恤了。居縣尉又一大躬道。是都行賑濟。尚有所餘也。要將軍區處。叔寶道。人民還召募他親眷。給與錢穀。還將原收。并日今開除。現在實存具一冊申呈上司。居縣尉又是一躬道。是酒至初更。秦叔寶堅辭。居縣尉又苦勸了幾盃。只見居縣尉把自己從人。看上兩眼。外邊却走上一千人進來。在前的兩個人。捧着兩大盤。一大盤酒器。一大盤首飾。俱是黃白之物。後邊四大匾。俱是銀兩。還有四個艷服絕色的女子。四個青衣俊秀

的。變童。居縣尉袖中出一個手本道。這些都是羨
餘。縣尉在賑恤內開銷去的。並不入申報上司冊
內。這四對男女。委是無有親人來領。故此。送在將
軍麾下。以表小官敬意。

黃金行暮夜

美色獻中宵

自非酒色徒

中心鮮不搖

此時叔寶已帶酒了。他正性自在。笑一笑道。居縣
尉。小將若貪金帛。子女累破賊營。營中皆我所有。
何勞縣尉送來。但道賊掠人所有。我據賊人所有。

與賊何異。故此盡行造冊在官。以備犒賞賑恤。我
怎麼要他。就叫從人拿來查一個數。為修理衙廨
城池。多餘再加厚于士子。居縣尉再三道。這是小
官薄意。已是開除去的。還望將軍慨納。叔寶道。這
斷不可。因他苦說。留千金。就着他犒賞本部軍士。
居縣尉道。將軍軍中缺人使用。這幾對男女。可乞
留下。叔寶叫過來問時。也有仕宦兒女。也有富戶
兒女。也有自別縣邑奪來。也有本村坊掠來的。果
是没歸着的。居縣尉道。若是將軍不收。叫他無所

依倚叔寶又笑道。他自有依倚。就當面仕宦的配。與仕宦富戶的配。與富戶。動支適纔送的美餘銀。各給二十兩。就本地安插。仍給帖。不許人欺凌。詐害。四對夫婦。俱叩頭去了。

落花漂泊正無依。喜得東君爲主持。

莫向雕籠怨瘵曠。好從茅舍學齊眉。

四人既去。叔寶又笑向居縣尉道。縣尉衙中得莫有這樣羨餘。這樣沒着落。子女麼。居縣尉滿面通紅。道。卑職在郭方預幕下時。也有些須薪水之資。

也有幾個子女。如今看將軍這樣潔已愛民。明日即行捐助。即行配合。發出叔寶道。若是縣尉未歸。正時作的事。也不必改正了。若是如今捐助。後來又思補足。反覺費事。一笑而散。次日叔寶啓行。來至蹲狗山。左孝友部下也有十萬餘衆。聞得張須陀威名。不敢出兵。只于山口用大石填塞。許多狹路。都將荆棘木柴填斷。險處都有滾木砲石。兵一時難進。張郡丞便于山前大路上扎營。羅士信在山後大路上扎營。各小路調到樊虎。唐萬仞。分兵

把守左孝友便是

在釜遊魚難擺尾 入羅飛雀怎舒翎

却又值着秦叔寶到來與張郡丞相見張郡丞道喜得賊已入我牢籠只是山險難進奈何秦叔寶道屯兵十萬日費斗金賊無逃路勢必死守倘糧運不繼前功盡費如今遍地皆賊也殺不盡不若招他投降籍他壯者從軍老弱歸耕庶不至傷上天之和也是一策張郡丞就將各營擒拿賊衆一審問內中有一個是左孝友妻党胡成張郡丞

叫分付道左孝友自干天誅罪在不赦但我體上天好生之意欲撫他投降你往先說若他肯從竟宥他爲良民斷不殺害若執迷不聽他寨中糧草能支幾時目今秋天便着各路燒林而進奪其山泉樵汲俱盡那時悔之晚矣差一個旗牌同胡成進山左孝友檻中之鹿無計求生聽說欣然約日頭帶白旗將寨柵盡行拆毀到山前投降張郡丞給與免死帖人民不許挾仇殺害其餘賊党聽赴叔寶士信軍前願從軍的從軍願歸農的歸農將

賊營存下錢米量行賚發十萬賊兵一時解盡正是

王者師無敵。

何必多殺傷。

但令郊畿清。

功名亦可忘。

此時張郡丞部下原有兵萬餘。又簡留降盜萬餘。正議征勦他盜。忽報涿郡賊首盧明月領衆十餘萬。前屯祝阿。張郡丞道兵來將擋。我有精兵二萬餘。可以破賊。傳令拔營。只見管糧料參軍周縝進見。原統軍萬餘糧料俱足。支一月。近加新兵萬餘。

亦都一例給餉。糧料止足半月。乞鈞旨裁度。張郡丞道。我到處因糧于敵。若到祝阿。盧明月糧就是我白的糧了。愁甚無糧。率領三軍直至祝阿。依山臨澤。結了三個寨。次日三人各領一支兵。直壓盧明月寨。柵撈戰。盧明月與弟朗月計議禦敵之策。朗月道。我衆他寡。他的兵利在乘銳速戰。我只深溝高壘。以挫其鋒。待他氣疲。我以衆臨寡。無有不勝。明月道。賢弟之言有理。分付三十六寨各守將。只是堅閉不出。如有浪戰者斬。正是

銜泥且固。樑間壘。一任鷹鷂來往飛。

三文兵馬在外。兩喊賊兵只是不出。要去攻打他寨柵。他外有濠水。寨柵又固。裡邊砲石不時放出。來不得進攻。鬧噪一日。日落回兵。秦叔寶道。這厮只是堅守。要挫我們銳氣。我們不可爲他所愚。日分一軍。前往攻打。他若出戰。我這兩軍卽時策應。亦不爲遲。以後日出一軍。他也只是不出。輪到羅士信。他還叫軍士向寨門百般辱罵。他只當沒耳。柔的只是不採。似此五六日。羅士信部下。有幾個降賊。因與伍中不和。逃去。說隋兵寨中糧少。盧明月兄弟。知此信息。越發不出了。到了十日。糧餉果盡。去各郡縣催。俱不卽到。張郡丞道。這也是個機會。忙請兩寨計議。道。各寨糧餉將盡。難與持久。勢須回軍。賊衆必來追擊。是不惟不能拒賊。反引賊入我內地。爲今之計。惟有一險着。若能如韓信。拔趙幟。插漢幟。這等不惟不敗。還能有功。撩虎鬚。拔虎舌。真是難事。秦叔寶道。這不難。大人只管退兵。這節事在我弟兄身上。

已辦探驪手

何愁瀚海深

次日三營軍馬俱五鼓造飯。叔寶與士信各帶精兵伏于大澤蘆葦之中。張郡丞又要計出萬全，叫樊虎、唐萬仞各帶兵三千，伏于茂林之內。只看賊營火起，截他追兵。張郡丞領兵緩緩而行。盧明月探子已是報入賊寨。盧明月道：「他饑我飽，他寡我衆。以此追之，泰山壓卵，若殺得張須陁，山東唾手可得了。」分付各寨止存老弱，其餘盡要追趕，也不分個行伍，漫山寨野趕來。秦叔寶見行塵大起，知

是盧明月兵過，就趁這風塵一齊趕至賊營踰溝而過。寨門正閉，羅士信與叔寶兩個攀柵而上，直上寨樓。有幾十箇兵知覺來戰，俱爲二人所殺。下樓砍開寨門，放衆齊進。先是一把火起，以後分投將三十六寨盡皆焚燒。一片青天，遮得漆黑。盧明月尚未知得，正努力追敵。不期已入樊虎等伏中。張郡丞兵見賊寨火起，知事已濟，却發一聲喊，一齊殺回。兩支伏兵又出。盧明月急叫中計，回兵時早又望見北首濃烟如墨，寨中化作一天烟焰。真

是進退無計。四下皆兵。

九里山前兵萬重。

旌旂閃爍接烟烽。

項王縱有兼人力。

何計能逃戰陣中。

盧明月兄弟勒馬相挨。殺出重圍。羅士信秦叔寶兩箇。又自火焰中殺出。盧明月如何敢入寨。止帶得數百人。漏夜逃入涿郡。其餘部下逃者生戰者。歿斬首一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張郡丞傳令救滅寨中火。除焚殿外。尚餘金帛數萬。米穀數萬石。器械不計其數。自此不惟山東連河北淮西賊寇。

談及張須陀秦叔寶也都胆落了。捷音累奏。隋主竟擢張郡丞爲齊郡通守。山東河北十二道黜陟討捕大使。秦叔寶陞右武衛將軍。協管齊郡鷹揚府事。羅士信折衝郎將。都管討捕賊盜之事。凡有賊盜生發侵犯。三人輪討。故山東一帶也少安戢了。正是

耿弇平祝阿。

韓信戰歷下。

蓮幕有奇才。

兵威如振瓦。

學背水而敗。學拔幟而勝。可見兵法還是兵法。

還。在。人。之。謀。勇。

封。金。却。女。古。稱。關。公。不。知。凡。將。皆。當。然。雖。然。任。
將。道。使。貪。使。詐。不。知。濫。則。自。耗。貪。則。耗。人。皆。將。
之。累。也。或。曰。濫。固。不。可。貪。却。少。不。得。不。貪。將。何。
以。餽。要。津。使。得。長。于。職。

